



皇  
~~139~~  
~~33~~

14  
139  
33



曾 4  
門 139  
號 88  
卷

稽神錄

南唐 徐鉉撰

廣陵有男子行乞於市，每見馬矢即取食，自云嘗為人飼馬，慵不能晨起，其主恒自檢視槽中無草，督責之，乃取烏梅并以飼馬，馬齒齟不能食，竟以是致斃。後因病見馬矢輒流涎欲食，食之與烏梅味正同，了無穢氣。清源人陳褒，憶居別業，臨窻夜坐，窻外即曠野，忽聞有人馬聲，視之見一婦人騎虎自窻下過，徑之屋西室內，壁下先有一婢臥，婦人即取細竹杖從壁隙中刺之，婢

忽爾肚痛開戶云如廁。褻方愕駭，未及言，婢始出，已爲虎所搏。遽前救之，僅免。鄉人云：村中恒有此怪，所謂鬼虎者也。

李禪，楚州刺史承嗣少子也。居廣陵宣平里大第。晝日寢庭前，忽有白蝙蝠繞庭而飛。家僮輩競以箒撲，皆不能中。久之，飛去院門，撲之亦不中。又飛出門，至門之外，遂不見。其年禪妻卒，輜車出入之路，即白蝙蝠飛翔之所也。

周寶爲浙西節度使，治城墻至鶴林門，得古塚，棺槨將

腐發之，有一女子面如鉛粉，衣服皆不敗。掌役者以告寶，親視之，或曰：當此是嘗餽靈藥待時而發，發則解化之期矣。寶卽命改葬之，具車輿聲樂以送。寶僚屬登城望之行數里，有紫雲覆輜車之上，衆咸見一女子出自車中，坐於紫雲冉冉而上，久之乃沒。開棺則無矣。王贊中朝名士，有楊遷者，曾至嶺外，見陽朔荔浦山水，心常愛之，談不容口。遷常出入贊門下，稍接從容，不覺形於言。曰：侍郎曾見陽朔荔浦山水乎？贊曰：未嘗。打人唇綻齒落，安得見耶？因大笑。此言嶺外之地，非貶不去。

梁開平二年使其將李思安攻潞州營於壺口闕伐木  
爲柵破一大木木中朱書隸文六字曰天十四載石進  
思安表上之其羣臣皆賀以爲十四年必有遠夷貢珍  
寶者其司天監徐鴻獨謂其所親曰自古無一字爲年  
號者上天符命豈缺文乎吾以爲丙申之歲當有石氏  
王此地者移四字中兩豎畫置天字左右卽丙字也移  
四字外圍以十貫之卽申字也後至丙申歲晉高祖以  
石姓起并州如鴻之言

楚玉馬希範修長沙城開濠畢忽有一物長十餘丈高

丈餘無頭尾手足狀若土山自北出游冰水上久之入  
南岸而沒出入俱無踪跡或謂之土龍無幾何而馬氏  
亡

閩王審知初爲泉州刺史州北數十里地名桃林光啟  
初一夕村中地震有聲如鳴數百面鼓及明視之禾稼  
方茂了無一莖試掘地求之則皆倒懸在土下其年審  
知尅晉安盡有駭聞之地傳國六十年至子延義立桃  
林地中復有鼓聲時禾已收穫餘稔在田及時視之亦  
無一莖掘地求之則亦倒懸土下其年延義爲左右所

殺王氏遂滅

福州城中有烏石山，山有峰，大鑿三字曰薛老峯。癸卯歲一夕風雨，聞山上如數千人喧噪之聲。及旦，則薛老峯倒立，峯字返向上。地中石碑皆自轉側。

廬州軍吏蔡彥卿爲柘臯鎮將，暑夜坐鎮門外納涼，忽見道南桑林中有白衣婦人獨舞，就視即滅。明夜彥卿持杖先往伏草間，久之婦人復出而舞，卽擊之墜地，乃白金一餅，復掘地獲銀數千兩，遂致富裕。

婺源尉朱慶源罷任，方還家在豫章之豐城，庭中地乃

爽塏，忽生蓮一枝，其家駭懼，多方以禳之，蓮生不已。乃築堤堰水以沼之，遂成大池，芙蓉甚茂。其年慶源授南豐令，三歲入爲大理評事。

僞吳兵部賈渾言其所知爲嶺南節度，獲一橘，其大如升，將表獻之。監軍中使以爲非常物，不可輕進，因取鍼微刺其蒂下，乃有蠕蠕而動者，因破之中有一小赤蛇，長數寸。

袁州甘中有老父，性謹厚，爲鄉里所推，家亦甚富。一日有紫衣少年，車僕甚盛，詣其家求食，老父卽延入設食。

甚至編及從者老父侍食於前因思長吏朝使行縣當有頓地此何人哉意色甚疑少年覺之謂曰君疑我我不能復爲君隱我仰山神也父悚然再拜曰仰山曰厭於祭祀奈何求食乎神曰凡人之祀我皆從我求福我有力不能致者或非其人不當受福者我皆不敢享之以君長者故從君求食耳食訖辭讓而去遂不見信州有版山川谷深遠採版之所因以名之州人熊廼常與其徒入山伐木其弟從而追之日萬不及其兄忽見甲士清道自東來傳呼甚厲廼弟恐懼伏於草間俄

而旗幟戈甲絡繹而至道傍亦有行人其犯清道者輒爲所戮至軍中擁一人若大將者西馳而去度其遠乃敢起行追曉方見其兄具道所見衆皆曰非巡邏之所而西去谿灘險絕往無所詣安得有此人卽共尋之可十餘里隔谿灘猶見旌旗紛若布圍畋獵之狀其徒有勇者遙呼叱之忽無所見就視之人皆樹葉馬皆大蟻取而碎之皆有血云

周元樞者睢陽人爲平盧掌書記寄居臨淄官舍一夕將寢忽有車馬輜重甚衆扣門使報曰李司空候謁元

和而金  
樞念親知輩皆無此人因自思必鄉田之舊吾不及知  
矣卽出見之延坐請問其所從來曰吾亦新家至此未  
有所止求居於此宅矣元樞驚曰何至是對曰此吾之  
舊宅也元樞曰吾從官至此相傳云書記之公署也君  
何時居此曰隋開皇中常居之元樞曰若爾君定是鬼  
耶曰然地府許我立廟於此故請君移去耳元樞不可  
曰人不當與鬼相接豈吾將死故君得凌我耶雖然理  
不當以此宅授君吾雖死必與君訟因召妻子曰我死  
必多置紙筆於棺中將與李君對訟卽具酒與之飲相

酌數百杯詞色愈厲客將去復留之良久一蒼頭來云  
夫人傳語司空周書記木石人也安可與之論難自取  
困哉客於是辭謝而去送之出門倏忽不見元樞竟無  
恙

朱梁時青州有賈客泛海遇風飄至一處遠望有山川  
城郭海師曰自昔遭風者未嘗至此吾聞鬼國在是得  
非此耶頃之舟至岸因登岸向城而去其廬舍田畝不  
殊中國見人皆揖之而皆不見已至城有守門者揖之  
亦不應入城屋室人物甚殷遂至王宮正值大宴羣臣

侍飲者數十其衣冠器用絲竹陳設之類多同中國客因升殿俯道王坐以窺之俄而王有疾左右扶還亟召巫者視之巫曰有陽地人至此陽氣逼人故生病其人偶來耳無心爲祟以飲食車馬謝遣之可矣卽具酒食設座於別室巫及其羣臣皆來祀祝客據案而食俄有僕夫馭馬而至客亦乘馬而歸至岸登舟國人竟不見已復遇便風得歸

廬陵有賈人田達誠富於財頗以周給爲務治第新城有夜扣門者就視無人如是再三因呼問之爲人耶鬼

耶耳久答曰實非人也此居龍泉舍爲暴水所毀求寄君家治舍畢乃去耳達誠不許曰人豈可與鬼同居耶對曰暫吾居耳無害於君且以君義氣聞於鄉里故告耳達誠許之因曰當止我何所達誠曰惟有廳事耳卽拜辭謝而去數日復來曰吾家已至廳中亦無妨君賓客然可嚴整家人慎火萬一不意或當云吾等所爲也達誠亦虛其廳以奉之達誠常爲詩鬼忽空中言曰君乃能詩耶吾亦常好之可唱和平達誠卽其酒置紙筆於前談論無所不至衆目視之酒與紙筆儼然不動試



暫回顧則酒已盡字已著紙矣前後數篇皆有意義筆  
跡勁健作柳體或問其姓氏曰吾儻言之將不益於主  
人可詩以奇言之乃賦詩云天然與我一靈通還與人  
間事不同要識吾家真姓字天地南頭一段紅眾亦不  
喻也一日復告曰吾有少子婚樟樹神女將以某日成  
禮復欲借君後堂三日以終君大惠可乎達誠亦虛其  
堂以幕圍之三日復謝曰吾事訖矣還君此堂主人之  
恩可謂至矣然君家老婢某可答一百也達誠辭謝召  
婢答數下鬼曰使之知過可止矣達誠徐問其婢言曾

穴萬窺視見賓客男女厨膳花燭與人間不殊後旅餘  
乃辭謝而去達誠以事至廣陵久之不歸其家夢之鬼  
復至曰君家憂主人耶吾將省之明日還曰主人在揚  
子甚無恙行當歸矣新納一妾與之同寢吾燒其帳後  
幅以戲之耳大笑而去達誠歸問其事皆同後至龍泉  
訪其居亦竟不獲

廣陵法雲寺僧楚珉常與中山賈人章某者親熟章死  
楚珉爲設齋誦經數月忽遇章於市中楚未食章卽延  
入食店爲置胡餅旣食楚問君已死那得在此章曰然

吾以小罪未能解免，今配爲揚州掠剩鬼。復問何謂掠剩，曰：凡吏人買販，利息皆有常數，過數得之卽爲餘剩，吾得掠而有之。今人間如吾輩甚多，因指路人男女曰：某人某人皆是也。頃之有一僧過於前，又曰：此僧亦是也。因召至與語，僧亦不見楚也。頃之相與南行，過一婦人賣花，章曰：此婦人亦鬼，所賣花亦鬼用之。人間無所見也。章則出數錢買之，以贈楚曰：凡見此花而笑者皆鬼也。卽告辭而去。其花紅芳可愛而甚重。楚亦吾然而歸。路人見花頗有笑者。至寺北門，自念吾與鬼同遊，復

持鬼花亦不可。卽擲花溝中，濺水有聲。旣歸，同院人覺其色甚異，以爲中惡，競持湯藥以救之。良久乃復，具合其故，因相與覆視其花，乃一死人手也。楚亦無恙。軍將陳守規者，常坐法流信州寓止公館，館素凶。守規始至卽鬼物晝見，奇形怪狀變化倏忽。守規素剛猛，親持弓矢，刀仗與之鬪，久之乃空中語曰：吾鬼神不欲與人雜居，君旣堅正，願以兄事可乎？守規許之。自是常與交言，有吉凶輒先報，或求飲食與之，輒得錢物。旣久，頗爲厭倦，因求方士手書章疏奏之上帝，翌日鬼乃大罵。

曰吾與君爲兄弟奈何上章訴我大丈夫結交當如是耶守規曰安得有此事鬼卽於空中擲下章疏紙筆宛然又曰君因我圖君處謂我無所止也吾今往蜀川亦不下於此矣由是遂絕明經趙瑜魯人累舉不第困厄甚因遊太山祈死於獄廟將出門忽有小吏自後至曰判官召隨之而去奄至一廳事簾中有人云人所重者生君何爲祈死對曰瑜應鄉薦累舉不第退無歸耕之資湮厄貧病無復生意故祈死耳良久聞簾中檢閱簿書旣而言曰君命至薄

名第祿仕皆無分旣此見告當有以奉濟今以一藥方授君君以此足給衣食然不可置家置家則貧矣瑜拜謝而出門外空中飄大桐葉至瑜前視之乃書巴豆丸方於其上亦與人間之方正同瑜遂自稱前長水令賣藥於夷門市俾其藥者病無不愈獲利甚多李德陽道士親見其桐葉已十餘年尙如新

望江李令者罷秩居舒州有二子甚聰慧令常飲酒暮歸去家數百步見二子來迎卽共擒而毆之令驚大怒大呼而遠方人絕竟無知者且行且毆將至家二子皆

却走而去及入門二子復迎於堂下問之皆云未嘗出門後月餘命復飲酒於所親家因具白其事請留宿不敢歸而其子恐其父及暮歸復爲所毆卽俱往迎之及中途見其父怒曰何故暮出卽使從者擊之困而獲免明日令歸益駭其事不數月父子皆卒郡人云舒有山鬼善爲此厲蓋黎立之徒也

道士張謹好符法學雖苦而無成常客遊至華陰市見賣瓜者買而食之旁有老父謹覺其有餓色取以遺之累食百餘謹知其異奉之愈敬將去謂謹曰吾土地之

神也感子之意有以相報因出一編書曰此禁狐魅之術也宜勤行之謹受之父亦不見爾日宿近縣村中聞其家有女子啼呼狀若狂者以問主人對曰家有女近得狂疾每日晨輒覩粧盛服云召胡郎來非不療理無如之何也謹卽爲書符施簷戶間是日晚聞簷上哭泣且罵曰何物道士預他人家事宜急去之謹怒呵之良久大言曰吾且爲奴矣遂寂然謹常獨行既有重賚須得僱力停數日忽有二奴詣謹自稱曰德兒歸室常事崔氏崔出官因見捨棄今無歸矣願侍左右謹納之二

奴皆謹愿黠利，尤可憑信。謹東行，凡書囊符法行李皆付歸。至負之將及閔，歸寶忽大罵曰：「以我爲奴如役汝父，因疾走，謹駭逐之。其行如風，倏忽不見。旣而德兒亦不見，所齋之物皆矢之矣。時秦隴用兵，閔禁嚴急，客行無驗，皆見刑戮，旣不敢東度，復還主人，具以告之。主人怒曰：「寧有是事，是無厭，復將撓我耳。」因止於田夫之家，絕不供給，遂爲耕夫，邀與同作，晝耕夜息，疲苦備至。因憩大樹下，仰見二兒曰：「吾德兒歸室也，汝之爲奴苦否？」又曰：「此符法我之書也，失之已久，今喜再獲，吾豈無情。」

於汝乎，因擲付行李，還之曰：「速歸鄉，人待爾書符也。」卽大笑而去。謹得行李，復詣主人，方異之，更遺絹數疋，乃得去。

庚申歲，番禺村中有老姥，與其女餉田，忽雲雨晦冥，及霽，乃失其女。姥號哭求訪，鄰里相與尋之，不能得。後月餘，復雲雨晦冥，及霽，而庭中陳列筵席，有鹿脯乾魚果實，酒醞甚豐潔。其女盛服而至，姥驚喜持之。女自言爲雷師所娶，將至一石室中，親族甚衆，婚姻之禮，一同人間。今使歸返，而他日不可再歸矣。姥問雷師可得見耶？

曰不可留數宿一夕風雨晦明遂不復見  
江西村中霆震一老婦爲雷火所燒一臂盡傷既而空  
中有呼曰誤矣卽墜一瓶瓶中有藥如膏曰以此傳之  
卽瘡如其言隨傳而愈家人共議此神藥也將取藏之  
數人共舉其瓶不能動頃之復有雲雨收之而去又有  
村人震死既而空中呼曰誤矣可取蚯蚓爛搗覆臍中  
當瘥如言傳之遂蘇

道士范可保夏月獨遊浙西甘露寺出殿後門將登北  
軒忽有人衣故褐衣自其傍入肩帔相拂范素好潔衣  
服新心不悅俄而牽一黃狗又駕肩而出范怒形驗不  
褐衣回顧張目其光如電范始畏懼頃之山下人至曰  
向山下霹靂取龍不知之乎范則實不聞也  
南平王鍾傅鎮江西遣道士沈太虛禱廬山九天使者  
廟太虛醮罷夜坐廊廡間恍然若夢見壁畫一人前揖  
太虛曰身張懷武也常爲軍將上帝以微有陰功及物  
今配此廟爲靈官既寤起視壁畫署曰五顯靈官太虛  
歸以語進士沈彬復二十年遊醴陵縣令陸生客之方  
食有軍吏許生後至語及張懷武彬因問之許曰懷武

者蔡之裨將某之長吏也頃甲辰年大飢聞豫章獨稔  
卽與一他將各率其屬奔豫章既卽路兩軍稍不相能  
比至五日一隙大構尅日將決戰禁之不可懷武乃携  
劔上成樓去其梯謂其徒曰吾與汝今日之行非有他  
圖直救性命耳奈何不忍小忿而相攻戰夫戰必強者  
傷而弱者亡如是則何爲去父母之國而死於道路耶  
凡兩軍所以致爭者以有懷武故也今爲汝等死兩軍  
爲一無構難矣遂自刎於是兩軍之士皆伏樓下慟哭  
遂相與和親比及豫章無一人逃亡者許但懷其舊恩

亦不知靈官之事彬因述記以申明之豈天意將感發  
死義之士故以驗之乎

臨川有士人唐遇虐其所使婢婢不堪其毒乃逃入山  
中久之糧盡飢甚坐水邊見野草枝葉可愛卽拔取濯  
水中連根食之甚美自是恆食久之遂不飢而更輕健  
夜息大樹下聞草中獸走以爲虎而懼因得念上樹杪  
乃生也正爾念之而身已在樹杪矣及曉念當下平地  
又歘然而下自是意有所之身輒飄然而去或自一峯  
之一峯頂若飛鳥焉數歲其家人伐薪見之以告其主

使捕之不得一日遇其在絕壁下卽以三面圍之俄而騰上山頂其主亦駭異必欲致之或曰此婢也安有仙骨不過得靈草餌之爾試以盛饌多其味令甚者美致其往來之路觀其食否果如其言來就食食訖不復能遠去遂爲所擒具述其故問其所食草之形狀卽黃精也復使尋之遂不能得

光州檢日官蔣舜卿行山中見一人方採林檎以二枚與之食因而不飢家人以爲不得食不治將病求醫甚切而不能愈後聞壽春有人善醫令往訪之始行一日

宿前村店有老父問以所患具告之父曰吾能救之無煩遠行也由藥方寸七使服之吐二林檎如新父收之去舜卿之食如常旣歸他日詭之店與老父俱不見矣

稽神錄終

稽神錄



冥音錄

唐 朱慶餘撰

廬江尉李侃者，隴西人，家於洛之河南。太和初卒於官。有外婦崔氏，本廣陵倡家，生二女，既孤且幼，孀母撫之，以道遠子未成人，因寓家廬江。侃既死，雖侃之宗親，居顯要者，絕不相聞。廬江之人咸哀其孤藐，而能自強。崔氏性酷嗜音，雖貧苦求活，常以絃歌自娛。有女弟，蔭或風容不下，善鼓箏，為古今絕妙，知名於時。年十七未嫁而卒，人多傷焉。二女幼傳其藝，長女適邑人丁立夫，性

冥音錄

一

六集

識不甚聰慧，幼時每教其藝，小有所未至，其母輒加鞭箠，終莫究其妙。每心念其姨曰：我姨之甥也，今乃死生殊途，恩愛久絕。姨之生乃聰明，死何蔑然，而不能以力祐助，使我心開目明，粗及流輩哉！每至節朔，輒舉觴酌地，哀咽流涕如此者。八歲，母亦哀而閔焉。開成五年四月三日，因夜夢寐驚起號泣，謂其母曰：向者夢姨執手泣曰：我自辭人世，在陰司簿屬教坊，授曲於博士李元憑。元憑屢薦我於憲宗皇帝，帝召居宮中一年，以我更直。穆宗皇帝宮中以箏導諸妃出入，一年上帝誅鄭注、天

下大醮，唐氏諸帝宮中互選妓樂以進神堯。太宗二宮我復得侍憲宗，每一月之中五日，一直長秋殿，餘日得肆遊觀，但不得出宮禁耳。汝之情懇，我乃知也。但無由得來，近日襄陽公主以我爲女，思念頗至，得出入主第，私許我歸成汝之願。汝早圖之，陰中法嚴，帝或聞之，當獲大譴，亦上累於主，復與其母相持而泣。翌日乃灑掃一室，列虛筵，設酒果，髮髯如有所見。因執箏就坐，閉目彈之，隨指有得。初授人間之曲，十日不得一曲。此一月獲十曲，曲之名品，殆非生人之意。聲調哀怨，幽幽然鳴。

啼鬼嘯聞之者莫不歎歎曲有迎君樂正商調三斛林  
歎分絲調四秦王賞金歌小石調二廣陵散正商調二  
行路難正商調二上江虹正商調二晉城仙小石調二  
絲竹賞金歌小石調二紅牕影雙柱調十曲畢慷慨謂  
女曰此皆宮闈中新翻曲帝尤所愛重斛林歎紅牕影  
等每宴飲即飛毬舞蓋為佐酒長夜之歡穆宗敕修文  
舍人元稹撰其詞數十首甚美醯酣令宮人遞歌之帝  
親執玉如意擊節而和之帝秘其調極切恐為諸國所  
得故不敢泄歲攝提地府當有大變得以流傳人世幽

明異路人鬼道殊今者人事相接亦萬代一時非偶然  
也會以吾之十曲獻陽地天子不可使無聞於明代於  
是縣白州州白府刺史崔禱親召而試之則絲桐之音  
槍縱可聽其差琴調不類秦聲乃以眾樂合之則宮商  
調殊不同矣母令小女再拜求傳十曲亦備得之至暮  
決去數日復來曰吾聞揚州連帥取汝恐有謬誤汝可  
一一彈之又留一曲曰思歸樂無何州府果令送至揚  
州一無差錯廉察使故相李德裕議表其事小女尋卒

冥音錄終

離魂記

唐 陳元祐撰

天授三年清河張鎰因官家於衡州性簡靜寡知交無  
 子有二女其長早亡幼女倩娘端妍絕倫鎰外甥太原  
 王宙幼聰悟美容範鎰常器重每曰他時當以倩娘妻  
 之後各長成宙與倩娘常私感想於寤寐家人莫知其  
 狀後有賓僚之選者求之鎰許焉女聞而鬱抑宙亦深  
 悲恨託以當調請赴京止之不可遂厚遺之宙陰恨悲  
 勵決別上船日暮至山郭數里夜方半宙不寐忽聞岸

上有一人行聲甚速，須臾至船，問之乃倩娘。徒行跣足，而至宙，驚喜發狂，執手問其從來，泣曰：君厚意如此，寢相感，今將奪我此志。又知君深情不易，想將殺身奉報，是以亡命來奔。宙非意所望，欣躍特甚，遂匿倩娘於船，連夜遁去。倍道兼行，數月至蜀。凡五年，生兩子，與鑑絕信。其妻常思父母，涕泣言曰：吾曩日不能相負，棄大義而來奔君，向今五年，覆載之下，胡顏獨存也。宙哀之曰：將歸，毋苦，遂俱歸衡州。既至宙，獨身先至鑑家，首謝其事。鑑曰：倩娘病在閨中，何其詭說也。宙曰：見在舟中。鑑

大驚，使人驗之，果見倩娘在船中，顏色怡暢。詎使者曰：大人安否？家人異之，疾走報鑑。室中女聞喜而起，飾粧更衣，笑而不語。出與相迎，翕然而合，爲一體。其衣裳皆重，其家以事不正，秘之。惟親戚間有潛知之者。後四十年間，夫妻皆喪，二男並孝廉，擢第至丞尉。

附齊推女

太和中，饒州刺史齊推女適隴西李某，李舉進士，妻方振，留至州宅。至臨月，遷至後東閣中。其夕，女夢丈夫衣冠甚偉，瞋目按劍叱之曰：此屋豈是汝腥穢之

所乎亟移去不然且及禍明日告推推素剛烈曰吾  
忝土地主是何妖孽能侵耶數日女誕育忽見所夢  
者卽其牀帳亂毆之有頃耳目口鼻皆流血而卒父  
母傷痛女冤橫追悔不及遽遣告其夫俟至而歸葬  
於李族遂於郡之西北十數里官道權瘞之李生在  
京師下第將歸聞喪而往比至饒州妻子卒已半年  
矣李亦粗知其死不得其終悼恨旣深思欲冥雪至  
近郭日晚忽於曠野見一女形狀服飾似非村婦李  
卽心動駐馬諦視之乃映草樹而沒李下馬就之至

則真其妻也相見悲泣妻曰且無涕泣幸可復生俟  
君之來亦已久矣大人剛正不信鬼神身是婦女不  
能自訴今日相見事機較遲李曰爲之奈何女曰從  
此直西五里郵亭村有一老人姓田方教授村兒此  
九華洞中仙官也人莫之知君能至心往求或冀諧  
遂李乃徑訪田先生見之乃膝行而前再拜稱曰下  
界凡賤敢謁大仙時老人方與村童授經見李驚避  
曰衰朽窮骨日暮溘然卽右安有此說李再拜叩頭  
不已老人益難之自日昃至於夜分終不敢就坐拱

立於前，老人俛首良久曰：「足下誠懇如是，吾亦何所隱焉？」  
李先生即頓首流涕具云：「妻在狀，老人曰：『吾知之久矣，但不蚤申訴。』今屋宅已敗，理之不及，吾向拒公，蓋未有計耳。然試為足下作一處置，乃起從北出，可行百步餘，止於桑林長嘯，倏忽見一大府署，殿宇環合，儀衛森然，擬於王者。田先生衣紫被據案而坐，左右解官等列侍，俄傳教呼地界須臾，十數部各擁百餘騎，前後奔馳而至。其帥皆長丈餘，眉目魁岸，羅列於門屏之外，整衣冠，意緒倉惶，相問今有何事，須臾

謁者通地界廬山神、江瀆神、彭蠡神等皆趨入。田先生問曰：「比者此州刺史女因產為暴鬼所殺，事甚冤濫，爾等知否？」皆俯伏應曰：「然。」又問何故不為申理，又皆對曰：「獄訟須有其主，此不見人訴，無以發譴。」又問知賊姓名否，有一人對曰：「是西漢鄱縣主吳芮，今刺史宅是芮昔時所居，至今猶恃雄豪，侵占土地，往往肆其暴虐，人無奈何。」田先生曰：「即追來俄頃，縛吳芮至，先生詰之不伏，乃命追阿齊，良久見李妻與吳芮庭辯，食頃吳芮理屈，乃曰：『當是產後虛弱，見某驚怖，』

自絕非故殺也。田先生曰：殺人，以擬與刃，有以異乎？遂令執送天曹。回謂速檢李氏壽命幾何。頃之，吏云：本算更合壽三十二年。八四男三女。先生謂群官曰：李氏壽算長，若再生，誰無厭伏？公等所見何如？有一吏前啟曰：東晉鄴下有一人橫死，正與此事相當。前使葛直君斷以具魂作本身，卻歸生路，飲食言語嗜慾追遊一切無異。但至壽終，不見形質耳。田先生曰：何謂具魂？吏曰：生人三魂七魄，死則散離，本無所依。今收合為一體，以續絃膠塗之。大王當銜發遣放。

回則與本身同矣。田先生曰：善。即顧謂李妻曰：作此處置可乎？李妻曰：幸甚。俄見一吏別領七八女人來，與李妻一類，即推而合之。有一人持一盞，狀似稀餚，即於李妻身塗之。李氏妻如空中墜地，初甚迷悶。天明盡失夜來所見。惟田先生及李氏夫妻三人共。在桑林中。田先生謂齊女李生曰：相為極力，且喜事成，便可領歸。見其親族，但言再生，慎無他說。吾亦從此逝矣。李遂同歸至州。一家驚疑，不為之信。久之，乃知實生人也。自爾生子數人，其親表之中，頗有知者。



商元吉  
云他無所異但舉止輕便異於常人耳

再生記

顏畿

唐 閻選撰

晉咸寧中琅琊顏畿字世都得病就醫張瑳死于瑳家  
家人迎喪旛每繞樹不可解乃託夢曰命未應死但服  
藥太多傷五臟耳今當復活慎無葬我乃開棺形骸如  
故微有人色而手爪所刮摩棺板皆傷漸有氣急以綿  
飲瀝口能咽飲食稍增能開目不能言語十餘年家人  
疲于供護其弟宏都絕棄人事躬自侍養以後便衰劣

卒復還死。

王掄

天寶十一年朔方節度判官大理司直王掄巡至中城  
病死凡一十六日而蘇初疾亟屬纊之際見二人追去  
須臾入大城門見朔方節度李林甫相見拜揖以爲平  
生時也又見李邕裴敦復數人于一府庭言責林甫命  
掄方悟死耳林甫手持紙筆與邕等辨對真司斷曰林  
甫死後破家楊國忠代爲相其冬林甫死楊果代之掄  
見攝亡已六年時見之攝云爾未當死若得錢三千貫

卽重生也掄家在西定遠去中城數百里便見一山下  
有崎嶇小徑馳歸其家斯須而升堂告妻曰我已死矣  
若得錢三千貫可再生其夕舉家咸聞窗牖間窸然有  
物聲犬亦迎吠既明其妻泣言夢掄已死求錢三千貫  
卽取紙剪爲錢財召巫者焚之掄得之卽與人間錢不  
殊矣真中無晝夜嘗如冬天大陰雪時有鬼王衣紫衣  
決罪福判官數十人其定罪以負心爲至重其被考理  
者多僧尼及衣冠掄在生時無他過及定罪唯舉食肉  
旁一吏曰此人雖食肉不故殺掄未病時曾解衣寫金

光明經手自封裏置于佛堂內及冥中以此善得見地藏菩薩當得更生卽令取經卽掄所封裏之經也鬼王判官數人皆平生相友善相見恍惚不傲故亦見其先府君夫人拜伏之後都無問訊如不相識又見諸先亡兄弟亦無兄弟情兄榻近亡相睦如生當以日近故也吏曰君有祿及壽然此中之事必不得洩之言畢奄然而活

### 法慶

凝觀寺有僧法慶造丈夾紵像未成暴死時寶昌寺

僧大智同日亦卒三日並蘇云見官曹殿上有人似王者儀仗甚衆見法慶在前有一像忽來詣殿上人曰慶造我未成何乃令死便檢文簿云慶食盡命未盡上人曰可給荷葉以終壽言訖忽然皆失所在大智便蘇衆異之乃往凝觀寺問慶說皆符驗慶不復能食每日朝進荷葉六枝齋時八枝如此終身同流請乞以成其像

### 張汶

西河平遙縣有鄉吏張汶者無疾暴卒數日而寤初汶見亡兄來詣其門汶甚驚因謂曰吾兄非鬼耶何爲而

來兄泣曰我自去人間常屬念親友若瞽者不忘視也  
吾今爲冥府吏往往奉使至里中比以幽明異路不可  
詣汝今冥官召汝汝可疾赴汝懼辭之不可牽袂而去  
行數十里路睡黑不辨汝自念我今死矣然常聞人死  
當盡見親友之歿者有表弟武季倫卒且數年與汝善  
試呼之果應聲而至相與悲泣汝因問此地何睡黑如  
是季倫曰冥途幽晦無日月之光故也又曰吾生時積  
罪萬狀茲受戮辱聞兄頃暫來不可久掩泣而別呼親  
族中亡歿者數十咸如之多言身被塗炭詞甚悽咽汝

雖前去亦不知止所但常聞妻子兄弟號哭及語音歷  
在左右因徧呼其名則如不聞焉久之有一人厲呼曰  
平遙縣吏張汝汝既應曰諾又有一人責問平生之過  
有幾汝固拒之于是命案椽出汝之籍頃聞案椽稱曰  
張汝未合死冥官怒曰未死何召之椽曰張汝兄爲役  
已久請以弟代雖未允其請今自召至此冥官怒其兄  
曰何爲自召生人不顧吾法卽命囚之而遣汝歸汝謝  
而出遂獨行以道路矐晦惶惑且甚俄頃忽見一燭在  
數十里外光影極微汝喜曰此燭殆人居乎望影而趨

再生記  
可百餘里覺其影稍近迫而就之乃見已身偃臥于楊  
室有燭卽其影也汶自是寤以冥中所聞妻子兄弟號  
哭及議喪具訊其家無一異者

### 劉氏子妻

劉氏子者少任俠有膽氣常客遊楚州淮陰縣交遊多  
市井惡少鄰人王氏有女求聘之王氏不許後數歲因  
飢遂從戎數年後役罷再遊楚鄉與舊友相遇甚歡常  
恣遊騁盡事弋獵夕會狹邪因出郭十餘里見一壞墓  
棺樞暴露歸而聚飲時夏夜暴雨初止衆人戲曰誰能

以物送至壞冢棺上者劉乘酒恃氣曰我能之衆曰若  
審能明日衆置一筵以賞其事乃取一磚同會人列名  
于上令生持去餘人飲而待之生獨行夜半至墓月初  
上如有物蹲踞棺上諦視之乃一死婦人也生捨磚于  
棺背負此尸而歸衆方歡語忽聞生推門如負重之聲  
門開直入燈前置尸于地卓然而立面施粉黛髻髮半  
披一座絕倒亦有奔走藏伏者生曰此我妻也遂擁尸  
致牀同寢衆人驚懼至四更忽覺口鼻微微有氣診視  
之卽已蘇矣問所以乃王氏之女因暴疾亡不知何由

再生記  
至此未明生取水與之洗面濯手整釵髻疾已平復乃  
聞鄰里相謂云王氏女將嫁暴卒未殮昨夜因雷遂失  
其尸生乃以告王氏王氏悲喜乃嫁生焉衆咸歎其冥  
契亦伏生之不懼也

崔涵

後魏菩提寺西域人所立也沙門達多發墓取磚得一  
人以送時太后與孝武帝在華林堂以爲妖異謂黃門  
郎徐紇曰上古以來頗有此事不紇曰昔魏時發塚得  
霍光女壻范明友家奴說漢朝廢立于史書相符此不

足爲異也后令紇問其姓名死來幾年何所飲食答曰  
臣姓崔名涵字子洪博陵安平人父名暢母姓魏家在  
城西阜財里死時年十五今乃二十七在地下十二年  
常似醉臥無所食時復遊行或遇飲食如夢中不甚辨  
了后卽遣門下錄事張雋詣阜財里訪涵父母果有崔  
暢其妻魏雋問暢曰卿有兒死不暢曰有息子涵年十  
五而亡雋曰爲人所發今日蘇活主上在華林園遣我  
來問暢聞驚怖曰實無此子向者謬言雋具以實聞后  
遣送涵家暢聞涵至門前起火手持刃魏氏把桃杖拒

之曰汝不須來吾非汝父汝非我子急速去可得無殃  
涵遂捨去遊于京師常宿寺門下汝南王賜黃衣一通  
性畏日不仰視天又畏水火及兵刃之屬常走于路疲  
則止不徐行也時人猶謂是鬼洛陽大市北有奉終里  
里內之人多賣送死之具及諸棺槨涵謂曰栢棺勿以  
桑木爲椁人問其故涵曰吾在地下見發鬼兵有一鬼  
稱是栢棺應免兵吏曰爾雖栢棺桑木爲椁遂不免兵  
京師聞此栢木湧貴人疑賣棺者教涵故發此言

崔敏殼

博陵崔敏殼性耿直不懼神鬼年十歲時常暴死死十  
八年而後活自說破杆追敏殼苦自申理歲餘獲放王  
謂敏殼曰汝合却還然屋舍已壞如何敏殼固求還王  
曰宜更托生倍與官祿敏殼不肯王難以理屈徘徊久  
之敏殼陳訴稱寃王不得已使人至西國求重生藥數  
載乃還藥至布骨悉皆生肉唯脚心生骨遂露焉其  
後家頻夢敏殼云吾已活遂開棺初有氣養之月餘方  
愈敏殼在冥中檢身當得十政刺史遂累求凶闕輕侮  
鬼神卒獲無恙其後爲徐州刺史皆不敢居正廳相傳

云項羽故殿也。敏穀到州，卽勅洒掃視事。數日，忽聞空中大叫曰：我西楚霸王也。崔敏穀何人敢奪吾所居？敏穀徐云：鄙哉項羽，生不能與漢高祖西嚮爭天下，死乃與崔敏穀競一敗屋乎！且王死烏江頭，行萬里，縱有餘靈，何足畏也。乃帖然無聲。其所遂安，後爲華州刺史。華岳祠傍有人，初聞廟中喧呼，及視庭燎甚盛，兵數百人陳列受勅云：當與三郎迎婦。又曰：崔使君在州勿妄，不風暴雨，皆云不敢。旣出，遂無所見。

王穆

太原王穆，唐至德初爲魯旻部將。于南陽戰敗，軍馬奔走，穆形貌雄壯，馬又奇大，賊騎追及，以劍自後斫穆頸，殪而隕地。劬骨俱斷，唯喉尚連。初冥然不自覺，死至食頃，乃悟而頭在臍上方，始心惋，旋覺食漏，遂以手力扶頭，還附頸，須臾復落，悶絕如初。久之，方蘇，正頸之後，以髮分繫兩畔，乃能起坐。心亦茫然，不知自免。而所乘馬初不離穆，穆方一足踐鏡，而左膊髮解，頭墜懷中。夜後方蘇，復繫髮正首，心念馬臥，方可得上馬，忽橫伏穆前，因得上馬。馬亦隨之起，載穆東南行。穆兩手附兩頰，馬



行四十里，穆麾下散卒十餘人羣行，亦便路求穆見之，扶寄村舍，其地去賊界四十餘里，衆心汹懼，遂載還。旻軍軍城，尋爲賊所圍，穆于城中養病二百餘日，方愈。繞項有肉如指頭，竟小偏。

士人甲

晉元帝世有甲者，衣冠族姓，暴病亡，見人將上天，詣司命司，命更推校算歷未盡，不應，枉召主者發遣，令還甲，尤脚痛不能行，無緣得歸。主者數人共愁相謂曰：甲若不能歸，羽等坐枉人之罪，遂相率具白司命，思之良久。

曰：適新召胡人康乙者，在西門外，此人當遂死，其脚甚健，易之彼此無損。主者承勅出將易之，胡形體甚醜，脚殊可惡，甲終不肯。主者曰：君若不易，便長決留此耳。不獲已，遂聽之主者，令二人並閉目，倏忽二人脚已各易矣。仍卽遣之，豁然復生，具爲家人說，發視果是胡脚，叢毛連結，且胡臭。甲本土愛翫手足，而忽得此了，不欲見。雖獲更活，每惆悵，殆欲如死。旁人見識，此胡者死猶未殯，家近在茄子浦，甲親往視胡尸，果見其脏著胡體，正當殯歛，對之泣。胡兒並有至性，每箇辨兒並悲思，馳往。

抱甲脚號咷忽行路相逢便攀接啼哭爲此每出入時  
恒令人守門以防胡子終身憎穢未嘗悞視雖三伏盛  
暑必復重衣無暫露也

平生記終

冤債志

償債鬼

唐 吳融撰

德宗三年前楊府功曹王慤自冬入選至四月寂無音  
書其妻扶風竇氏憂甚召女巫包九娘卜之九娘設香  
水訖俄聞空間有一人下九娘曰三郎來看功曹何事  
無信早晚合歸經數刻忽空中宛轉而下至九娘喉中  
曰阿郎且歸甚平安今日在西市絹行舉錢共四人長  
行緣選場用策子被人告所以不得見官五月二十三

冤債志

六集

日初明愬果歸竇氏甚喜坐訖便問君何故用策子令  
選事不成又於某月日西市舉錢共四人長行愬自以  
不附書愕然驚異妻遂話女巫之事卽令召巫來曰勿  
憂來年必得好官今日西北上有人牽二水牛患脚可  
勿爭價買取旬日間應得數倍利至時果有人牽跛牛  
過卽以四千買經六七日甚肥壯足亦愈同曲磨家二  
牛暴死卒不可市遂以十五千求買初愬宅在慶雲寺  
西巫忽曰可速賣此宅如言貨之得錢十五萬又令於  
河未暫僦一宅貯一年已來儲然後買竹作粗籠子可

盛五六斗者積之不知其數明年春連帥陳少遊議築  
廣陵城取朔舊居給以半價又運土築籠每籠三十文  
計資七八萬始於河東買宅神巫不從包九娘而自至  
曰某姓孫名思兒寄住巴陵欠包九娘錢今已償足與  
之別歸故來辭耳不見形但聞其言竇氏感其所謀留  
之且住吾養汝爲兒思兒喜乞作一小紙屋安於堂簷  
每食時與少食月餘遇秋風飄雨中夜長歎竇氏乃曰  
與汝爲母子何所中外向吾牀頭櫃上安居可乎思兒  
又竇竇有二女皆國色是夕移入便問拜兩姊長女好

戲因謂曰姊與爾索一新婦於是紙畫一女及布綵纈思兒曰請如小姊裝其女亦戲曰依爾意其夜言笑如有所對卽云新婦泰二姑姑烈堂妹事韓家住南堰新有分婉二女作繡鞋欲遺之方命青衣裝思兒笑二女問笑何事答曰孫兒一足腫難着繡鞋竇氏始惡之思兒已知更數日乃告辭云且歸巴陵蒙二姊與娶新婦便欲將去乞造一船子長二尺令姊監將香火送至揚子江口幸足矣竇氏從其請二女又與一幅絹畫其夫妻相對送小船上拜別自其去也二女皆若神不足者

二年長女嫁外兄親禮夜卒於帳門以燭照之其形若黃葉小女初嫁亦如其姊

王琪爲舒州刺史有軍吏方某家忽有鬼降自言姓杜年二十廣陵富家子居通泗橋之西前生欠君錢十萬今地府使我爲神償君此債因爲人占禍福多中方以家貧告琪求爲一鎮將因問鬼吾所求可得否鬼曰諾吾將問之良久乃至曰必得之其鎮名一字正方他不能識矣旣而得雙港鎮將以爲其言無驗未及之任忽謂方曰適得軍牒軍中令人來爲雙港鎮將吾今以

爾爲皖口鎮將，竟如其言。凡歲餘，鬼忽言曰：「吾還君債，足告別而去。遂寂然。」方後至廣陵，訪得杜氏，問其弟子，云：「吾弟二子頃忽病如癡人，歲餘愈矣。」

### 許客還債

夷堅志曰：許元惠，卿樂平士人也。其父夢有烏衣客來，語曰：「吾昨貸君錢二百，今以奉還。未及問爲何人及何時所負，而覺明日思之，殊不能曉。平常畜十餘鴨，是日歸於數外，見一黑色者，小童以爲他人家物，約去之。鵝盤旋憩於旁，墮一卵，乃夫自是歷一月，每日皆然。凡誕

三十卵，遂去，不至竟不知爲誰氏者。計其直恰三百錢矣。

### 庵僧化輩

徽州城外三里汪朝議家，祖父墳庵在焉。紹興間，招僧惠洪住持，僧但飽食安坐，未嘗誦經課念於供事香火，亦極簡畧，僅能循循自守，不爲它過。主家上下皆安之。凡歷歲二十，乾道二年病終，汪氏葬之於近山。原有大楮樹鬱茂，扶疎數月後，頓以枯死。經雨生菌，汪僕牧牛過之，見其肥白光粲，采而獻之。主人用常法爇治，味殊

香甘殆勝於肉，今夕摘盡，明日復然。源源不窮，至於三秋，浸浸聞於外。或持錢來求，輟買悉拒弗與。又畏人盜取，乃設短牆欄護之。鄰人憤嫉，夜踰牆入，將空其根。時楮忽作人言曰：「此非爾所得食，強取之必受殃。災我卽昔時庵主也。坐虛受供，施不知慙，愧身沒之後，真司罰爲苗蕈以償。所以肥美者，吾精血所化也。今謫數已足，從此去矣。」鄰人駭而退，以告汪汪，猶不信。自往驗之，不復有菌，遂伐以爲薪。

冤債志終

尸婦傳

唐 張詵撰

貞元中，范陽盧瑱家不塘，妻宏農楊氏。其姑王氏早喪，出家隸邑之安養寺。瑱宅於寺之北里，有家婢口小金，年可十五六。瑱家貧，假食於郡內郭西堰。去其宅數十步，每令小金於堰主事。嘗有一婦人不知何來，年可四十餘，著瑟瑟裙，蓬髮曳漆履，直詣小金，坐自言姓朱。第十二久之而去。如是數日，時天寒，小金燃火以燎須臾，婦人至，顧見牀下炭，怒謂小金曰：「有炭而焚烟，薰我。」

何也 足踏火火即滅以手批小金小金絕倒於地小  
金有幼弟在傍大駭馳報於家 人至已失婦人而小  
金瞋去殭睡命巫人祝之良久方醒具陳其事後數日  
婦人至抱一物如狸狀而尖鬚捲尾屋類犬身斑似虎  
謂小金曰何不食我猶兒復批之小金又倒火亦撲滅  
家人奔至又祝之隨愈自此不令之堰後數日令小金  
引船於寺迎外姑船至寺門外寺殿後有一塔小金忽  
見塔下有車馬朱紫甚盛竚立觀之即覺身不自制須  
臾車馬出左右辟易小金遂倒見一紫衣人策馬問小

金何人旁有一人對答一人舉扶唱上不令損紫衣者  
駐馬促後騎曰可速行莫冷他筵饌小金問旁人曰行  
何適人曰過大雲寺寺主家耳須臾車馬過盡其院中  
人來方見小金倒於堦上復驚異載歸祀酌之而醒是  
夕冬至除夜盧家方備案盛之具其婦鬼倏閃於牖戶  
之間以其闢不得入盧生以一虎目繫小金左右臂夜  
久家人怠寢婦人忽曳小金驚叫婦人怒曰作餅子何  
不啖我家人驚起小金乃醒而左臂失一虎目忽窗外  
卽言還休遂擲窗有声燭之果得後數日視之帛裹乾

茄子不復虎目矣。冬至方旦，有女巫來坐，話其事未畢，而婦人來，小金即瞑然。其女巫甚懼，方食，遂筭一枚，餽置口，限上祝之。於時小金笑曰：笑朱十二喫餽，餽以兩手拒地，合口於餽，餽上吸之。盧生以古鏡照之，小金遂泣言：朱十二母在臨營，果若得一頓餽，餽及顧船錢，則不復來。盧生如言，方焚，不時已見婦人背上負水而去。小金遂釋然。居有間，小金母先患風疾，不能言，忽於厨中應諾，便入房，切切然語出大門，良久，搥衣濶步而入。若人騎馬狀，直至堂而拜曰：花容起居，其家大驚。花

容即楊氏家舊婢，死來十餘年，語聲行動酷似之。乃問花容何得來，答曰：楊郎傳語娘子，別久好在。要小金母子，故遣來取楊郎。盧生舅也。盧生具言不可狀，受語出門，久之復命曰：楊郎傳語，急作紙人代之。依言剪人，題其名字焚之。又言楊郎在安養寺塔上，與楊二郎雙陸。問楊二郎何人，答曰：神人也。又有木下三郎亦在其中。又問小金前見車馬，何人曰：精魅耳。又問婦人何鬼，曰：本是東隣吳家阿嫂，朱氏平生善誚，作蛇身。今在天竺寺楮樹中有穴，久而能變化精靈，故化作婦人。又問



月娥傳  
既是蛇身如何得衣裳著。答曰：向某家椽中偷來。又問前抱來者是何物。言野狸。遂辭去。卽酌一杯令飲。飲訖更請一杯與門前鑊。入問鑊：是何人。云是楊二郎。下行官又問楊二郎：出入如此。人遇之皆禍。否。答曰：如宅楊二郎等神物出入如風如雨。在虛中下視人如螻蟻。然命衰者則自禍耳。他亦無意焉。言訖而去。至門方醒。醒後問之皆不知也。後小金夜夢一老人騎大獅子如文殊所乘。毛彩奮迅不可視。旁有二崑崙奴操轡。老人謂小金曰：吾聞爾被鬼物纏繞。故萬里來救。汝是衰厄

之年。故鬼點爾作客。去以取錢。應點而已。渠亦自得錢。汝若不值我來。至四月當被作上戶。汝則不免死矣。汝於某日拾得繡佛子。否。小金曰：然。汝看此樣繡取七軀佛子。七口幡子。言訖。又曰：作八口。吾誤言耳。又截頭髮少許。贖香供養之。其厄則除。小金曰：受教矣。今苦腰背痛不可忍。慈悲爲除之。老人曰：易耳。卽令崑崙奴向前。令展手。便於手掌摩指。指如黑漆。染於背上。點二灸處。小金方醒。具說其事。卽造佛及幡。視背上信有二點處。遂灸之。背痛立愈。盧頊秉志剛直。不信其事。又罵之曰：

焉有聖賢來救。婢此必鬼耳。其夜又夢老人曰：吾哀爾疾危，是以來救汝。愚郎主却喚我作鬼，吾亦不計汝。至四月，必作土戶。三月未當出杭州界，以遊之。夫鬼神所部州縣各異，亦猶人有逃戶。小金曰：於餘杭可乎？老人曰：餘杭亦杭州耳，何益也？曰：嘉興可乎？老人曰：可。又曰：汝於嘉興投誰家？答曰：某家有親，欲投之。老人曰：某家是孝，汝今避鬼，還投鬼家，何益也？凡孝有靈，益神道交通，便知汝所在。汝投善人家，則可矣。又臨發時，脫汝所愛惜衣一事，剪去身，留領縫襟帶，餘處盡去之。縛一

草人衣之，著宅之陰闇處。汝則易衣潛去也。小金曰：諾。因言前疾皆獲愈。今尚苦腰痛。老人曰：吾前不除爾腰者，令爾知有我耳。汝今欲除之耶？復於崑崙手掌中研黑點，腰間一處而去。悟而驗之，信有點跡，便灸之。又差其後，婦人亦不來矣。至三月盡，如言潛之。嘉興自後無事。

### 李咸

太原王容與姨弟趙郡李咸居相衛間。永泰中有故之荆襄，假公行乘傳次鄧州，夜宿郵之廡。時夏月，二人各

據一床於東西間，僕隸息外舍，二人相與言論，將夕各  
罷息，而王生竊不得寢。三更後，雲月朦朧，而王卧視庭  
木蔭，字蕭蕭然，忽見厨屏間有一婦人窺覘去而復還，  
者再三，須臾出半身綠裙紅衫，素顏奪目。時又竊見李  
生起坐，招手以挑之。王生謂李昔日有契，又必謂婦人  
是驛吏之妻。王生乃佯寐以窺其變，俄而李子起，就婦  
人於屏間，語切切然。久之，遂攜手大門外。王生潛行陰  
處，遙覘之。二人俱坐言笑，殊狎。須臾見李獨歸，行甚急。  
婦人在外屏立以待。李入厨取燭，開出書笥，顏色恹悽。

取紙筆作書，又取衣物等皆緘題之。王生竊見之，直謂  
封衣以遺婦人，輒不忍驚，伺其睡乃擬掩執封衣，畢置  
牀上，却出顧王生且睡，遂出屏與婦人語久之，把被俱  
入下廳偏院。院中有堂堂有牀帳，既入食頃，王生自度  
曰：我往襲之，必同私狎，乃持所臥枕往，潛欲驚之。比至  
入簾，正見李生卧於牀，而婦人以披帛絞李之頸，咯咯  
然垂死。婦人白面長三尺餘，不見面目，下按悉力以勒  
之。王生倉卒驚叫，因以枕投之不中。婦人遂走，王生乘  
勢奔逐，直入西北隅厨屋中，據床坐，頭及屋梁久之，方

滅童隸聞呼聲悉起見李生斃七竅流血獨心稍煖耳  
方爲招魂將養及明而蘇王生取所封書開視之乃是  
寄書與家人敘訣以衣物爲信念不陳所往但詞句鄭  
重讀之惻愴及李生能言問之都不省記但言髣髴夢  
一麗人相誘去耳驛之故吏云舊傳廁有神先天中已  
曾殺一客使此事王客逢人則說勸人夜不令獨寐

張庚

張庚舉進士元和十三年居長安昇道里南街十一月  
八日夜僕夫他宿獨庚在月下忽聞異香滿院方驚異

俄聞履聲漸近庚屣履听之數青衣年十八九豔美無  
敵推門而入曰步月逐勝不必樂遊原只此院小臺藤  
架可矣遂引少女七八人容色皆艷絕服飾華麗宛若  
豪家庚走避臺中垂簾望之諸女徐行直詣藤下須臾  
陳設牀榻雕盤玉樽盃杓皆奇物八人環坐青衣執樂  
者十人執拍板立者二人左右侍立者十人綵管方吹  
坐上一人曰不告主人遂欲張樂得無慢乎旣是衣冠  
邀來同歡可也因命一青衣傳語曰姊妹步月偶人貴  
院酒食絲竹輒以自樂秀才能暫出爲主否夜深計已

脫冠紗巾而來，可稱疎野。庾開青衣受命，畏其來也，乃閉門拒之。青衣扣門，庾不應，推不何開，遽走復命。一女曰：「吾輩同歡，人不敢與，既入其門，不召亦合來。」謁閉門塞戶，羞見吾徒，呼既不來，何煩更召。於是一人執樽，一入糺司，酒既巡行，絲竹合奏，殺饌芳珍，音曲清亮，庾思此坊南街盡是墟墓，絕無人住，謂從坊中出，則坊門已閉，若非妖狐，乃是鬼物。今吾尚未惑，可以逐之。少頃見迷，何能自悟。於是潛取摺床石，徐開門突出，擊塵而擊。正中臺盤紛然而散，庾逐之，奪得一盞，以衣裹之。及明

視之，乃一白角盞，奇不可名。院中香氣數日不散。盞鏤於櫃中，親明來者莫不傳視，竟不能辨其所自。後十餘日，轉觀數次，忽墮地，遂不復見。庾明年進士上第。

尸媚傳終

口習傳

六集

奇鬼傳

唐 杜青黃撰

道政坊宅

道政里十字街東貞元中有少宅恠異曰見人居者必  
大遭凶禍時進士房次卿假西院住累月無患乃衆誇  
之云僕前程事可以自得矣咸謂此宅凶于次卿無何  
有李直方聞而答曰是先輩凶于宅人皆大笑後爲東  
平節度李師古買爲進奏院是時東平君舅賀冬正常  
五六十人鷹犬隨之武將軍烹炮屠宰悉以爲常進

士李章武初及第亦負壯氣詰朝訪太史丞徐澤遇早  
出遂憩馬于其院此日東平軍士悉歸忽見堂上有偃  
背衣黧緋老人目且赤而有淚臨階驟陽西軒有一衣  
黯黃裙白袴襠老母荷擔二籠皆盛亡人碎骸及驢馬  
等骨又插六七枚人肋骨于其髻爲釵似欲移徙老人  
呼曰四娘子何爲至此老母應曰高八丈萬福遽云且  
辭八丈移去近來此宅大蹠聒求住不得也

李則

貞元初河南少尹李則卒未殮有一朱衣人來投刺申

吊自稱蘇郎中旣人哀慟尤甚俄頃屍起與之相搏家  
人子驚走出堂二人閉門毆擊及暮方息孝子乃敢入  
見二尸共臥在牀長短形狀容貌鬚髯衣服一無差異  
於是聚族不能識遂同棺葬之

倪彥思

吳時嘉興倪彥思居縣西埏里有鬼魅在其家與人語  
飲食如人唯不見形彥思奴婢有竊罵大家者魅云卽  
當語彥思治之無敢言者彥思有小妾魅從求之彥思  
乃迎道士逐之酒殺旣設魅乃取廁中草糞布著其上

道士便盛擊鼓召請諸神魅乃取伏虎於神座上吹作角聲音有頃道士忽覺背上冷驚起解衣乃伏虎也於是道士罷去彥思夜於被中竊與姬語共患此魅魅卽屋梁上謂彥思曰汝與婦道吾吾今當截汝屋梁卽隆隆有聲彥思懼梁斷取火照視魅卽滅火截梁聲愈急彥思懼屋壞大小悉遣出更取火視梁如故魅大笑問彥思復道吾不郡中典農聞之曰此神正當是狸物耳此魅卽往謂典農曰汝取官若干百斛穀藏著某處爲吏汚十而敢論吾今當白於官將人取汝所盜穀典農

大怖而謝之自後無敢道三年後去不知所在

新鬼

有新死鬼形疲瘦頓忽見生時友人死及二十年肥健相問訊曰卿那爾曰吾饑餓始不自任卿知諸方便法當見教友鬼云此甚易耳但作怪怖人當與卿食新鬼往入大墟東頭有一家奉佛精進屋西廂有磨鬼就推此磨如人推法此家主語子弟曰佛憐吾家貧令鬼推磨乃輦麥與之至夕磨數斛瘦頓乃去遂罵友鬼卿那誑我又曰但復去自當得也復從墟西頭人一家家奉



道門傍有確此鬼便上確如入春秋此人言昨日鬼助某甲今復來助吾可輦數與之又給婢簞篩至夕力疲甚不與鬼食鬼暮歸大怒曰吾與卿交厚非他比如何見欺二日助人不得一甌飲食友鬼曰卿自不偶耳此二家奉佛事道情自難動今去可覓百姓家作怪則無不得鬼復去得一家門首有竹竿從門入見有一羣女子窗前共食至庭中有一白狗便抱令空中行其家見之大驚言自來未有此怪占云有客鬼索食可殺狗并甘果酒飯于庭中祀之可得無他其家如師言鬼果大

待食自此後恒作怪友鬼之教也

孫稚

晉孫稚字法暉父祚晉大中大夫稚幼奉佛法年十八以咸康元年八月亡父祚移居武昌至三年四月八日沙門于法階行尊像經家門大小出觀見稚亦在衆僧中隨行稚見父母便跪問訊隨其還家說其外祖父爲泰山府君見稚驚曰汝未應便來那得至此稚答伯父將來欲以代謫有教推問欲鞭罰之稚救解得原稚兄容字思淵時在其側稚謂曰雖離故形在優樂處但讀

書無他作願兄勿憂也我二年學成當生國王家同輩有五百人今在福堂學成皆當上生第六天上我本亦應上生但以解救先人因緣纏縛故獨生王家耳到五年七月七日復歸說邾城當有寇難事例甚多悉皆如言家人秘之故無傳者又云先人多有罪謫宜為作福我今受身人中不須復營但救先人也願父兄勤為功德作福食時務使鮮潔一如法者受上福次者次福若不能然徒費設耳當使平等心無彼我其福乃多稚時有婢稚未還時忽疾殆死通身皆痛稚云此婢欲叛

我前與鞭不復得去耳推問婢云前嘗欲扳與人為日垂至而便往云

奇鬼傳終

